

环境保护,谁也无法置身事外

纪玉

区也刮起漫天风沙。黄浦江上漂着的死猪,更是摆在眼前的例子。

“我住长江头,君住长江尾,日日思君不见君,共饮长江水”,本是描写爱情的继续词句,在当前的语境下,可不可以借用来形容一下环境保护问题呢?不同地方的人虽然见不着面,却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,谁也无法置身事外。

正是因为环境问题的产生不是一个地方的事,所以,要解决问题也不是一个地方能够独自办到的。数千头死猪,从哪里来的,为什么会扔入河道,是谁扔的,对涉事人员如何处置,光凭上海,很难弄清,也超出了行政管理范畴,需要其他地区协助调查,分担责任。如果各个地方都“自扫门前雪”,只求自己的管辖区域不受

影响,而把跨界污染问题当做烫手山芋,相互踢皮球、推责任,那么,要解决问题就会难上加难。甚至,这些管理上的盲区会被不法分子利用。最终,各自为政的结果,是人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,没有谁能“独善其身”。

反过来说,如果有一种联动机制,让各地能够联合应对环境问题,很多一市一地无法独立面对的难题,就会迎刃而解。北京奥运会、上海世博会期间的空气质量,很多人至今记忆犹新。这背后,都离不开周边地区的协助。如世博会期间,若环境空气质量出现高污染,长三角就联合启动保障应急措施。现在,在为改善环境质量付出努力的同时,有没有延续、借鉴、扩展这些宝贵的经验呢?不仅是当前漂在黄浦江上的死猪,还有每年定

期“报到”的水葫芦,都证明,光靠下游的“拦截”是远远不够的,至少在长三角区域内,建立一种有效、长效的环境保护合作机制,非常紧迫。

要建立合作机制,不是签一纸协议、搭一个框架就足够的。合力解决环境问题,没有共同的理念,步伐就无法协调;没有共同的法规,标准就不能统一。在理念和法规上达成共识,才能产生共同的行动。保障公众健康、维护公共利益,是共同的目标。他人“瓦上霜”和自家“门前雪”,真的没有关联吗?其实,顾一顾左邻右舍,对自家的洁净,也会带来长期的益处。比如,查清死猪源头,对理顺当地产业发展、环境治理,相信不会无用。但愿,目前尚有许多疑团待解的死猪问题,能成为一个可贵的契机。

新民随笔

无法作弊才有信任

林明杰

本来我今天不想谈猪的。大家已经说得这么多了。但是,不谈它,我又没心情扯别的。

是不是可以抖抖机灵,说说俏皮话呢?然而面对电脑几个小时了,我的心情却一点俏皮不起来。

微博上,围绕着天蓬元帅,大家机灵也抖得差不多了,总不能一直这么抖下去吧?总该有人来认真严肃地回答些问题,解释些问题吧?

猪究竟是不是冻死的?有什么证据?是不是对漂流下来的死猪进行了死因检测?说水质没有影响的证据是什么?

你可以说,不是早就回答过了吗?是的。但是,几万头猪突然死亡,几千头猪漂流到人口集中的大城市,还是国际口岸城市,你总得解释得详细点,耐心点。做医生的要耐心解答病人疑问,为政者更要耐心解答百姓疑问。

但是,现在允令政府部门头痛的是,不管你说什么,老百姓依然怀疑。为什么?我觉得,一是政府还没有习惯应对公众质疑,不明白公众质疑政府是社会进步的表现,不懂得、不屑于、不善于做解答工作;二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足够令人释疑的行政机制。就算是玩游戏,也要制定一种无法作弊的规则。在这次死猪事件中,检察机关说没有疫情,老百姓会怀疑上级部门施加了压力。如果我们制定的“游戏规则”是上级部门不可能干涉检察机关的科学检测结论,或者类似的检测机构根本就没有“上级”,它唯一的“上级”是法律,法律要求它必须讲真话,否则就要吃官司,那么社会的信任度就会大大提升。

不久前看到了一则视频,某地交警处理违章助动车,不料司机拿出砍刀就劈,把交警追得到处跑。另一位警察在远处看着,也无能为力。这要是在某些国家,警察可能早就把他一枪崩了!在美国,开车的人绝不敢对来处理的警察稍有鲁莽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但是,你也有制衡警察枉法的办法,因为是否违章的裁定权不在警察,而在法院。所以你不妨乖乖接受交警的处理,即使处理不妥当,也根本不用与他争辩。你可以到法院去找他麻烦。交警没事也不想总忙着陪上法庭。

这就是游戏规则。游戏规则要建立在人性透彻了解的基础上,要尽可能让所有参与者都无法作弊,或作弊了一定会让对方付出吃不完的代价。无法作弊,才谈得上信任。

今日论语

天下水系相连,运行自有规律,广阔如太平洋,西岸的事物也有可能顺着洋流万里迢迢漂到东岸。更不用说短短一段江水,上游抛下数千死猪,不需要多长时间,便能让下游的黄浦江畔居民受到一番惊吓。

水脉相通,空气流动,一个地区引发污染,可能影响到其他地区;一个地方受到污染,追溯上去,可能在另一个地方找到污染的源头。环境污染,首先受害的,是当地的居民;其他地区,或因地理位置邻近,或因自然规律推动,也会成为受害者。土地沙漠化,造成了北方地区每年的沙尘暴,甚至会乘着南下气流,令南方地

新民新语

让座,爱与痛的边缘

徐轶汝

《公交车上没让座,女孩遭老汉揪头发殴打》,3月10日发生在郑州89路上的这一事件,再度将“让座”话题推到风口浪尖。在这段30秒的视频中,暴怒的老汉伸手揪住女孩的长头发,后被周围乘客拉开。

找了找近几年与“让座”有关的新闻,请大家感受一下——去年夏天,杭州小伙子未给怀抱孩子的女子让座,被其丈夫连扇5个耳光;2010年,石家庄一名七旬老人要求女孩让座遭到拒绝后,竟一屁股坐在了女孩的腿上,上演了电影《搜索》的“现实版”……

在我的记忆里,让座,是一个温馨有爱的举动,充满着“正能量”。小时候,妈妈每次带我出门挤公交车,我都觉得“鸭梨”山大。好在上了车,总会有个和蔼可亲的阿姨,招招手让妈妈抱我过去。突然坐在一个陌生人的腿上,或挤在同一个座位上,年幼的我总会有些害羞。不过,这种局促不安很快就消散在妈妈和阿姨的闲聊中,消散在窗外迅速倒退的风景里。正是仰赖从小的耳濡目染,我一直把让座当成一件“荣幸”之事:谢谢你,给我机会,让我能帮助你,我很快乐。

可是,看了上面这几条新闻后,我内心的价值观“大厦”晃了一晃。让座是天经地义,没让座就该挨打受辱吗?让座,这件在我心中曾经无比美好的小事,竟与野蛮暴力联系在一起,成了拳脚相威胁之下的产物。

平时坐公共交通,看到老人颤巍巍上了车,却没人让座,我也有效仿“野蛮女友”的冲动。但电影是电影,生活是生活,让座是一种道德上的自觉,不能被强制,更不能变相索取。更何况,人与人之间的交流,终究要基于平等、理解和沟通。

我选择相信,这些都是极端的个案,是因为个别人身上的戾气太重,使“让座”成了社会之“痛”。

郑州女孩扯着嗓子哭诉,情绪几乎失控;杭州小伙被打得傻了眼,腮帮通红,鼻血横流,眼镜被打飞;石家庄的女孩恼羞成怒,一把推开那个坐在她腿上的老人……这三名年轻人,今后会不会主动给有需要的乘客让座,我表示深深的怀疑。

烟草院士去留事关制度改革

新民网论

据媒体报道,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潘云鹤近日表示,依据章程,工程院不会主动撤销“烟草院士”谢剑平的资格。在记者追问下,潘云鹤表示,工程院正在对谢剑平做劝退工作,但对方不接受。

劝退院士,愚以为此乃天方夜谭之说,且不说院士身份是怎样的人生荣耀,就为了“院士”这两个大字背后的种种利益和影响力,又岂能“劝退”得了?

在佩服“烟草院士”的“钉子户精神”外,又不得不对院士制度本身感到疑惑。以探索卷烟“减害降焦”法而进入工程院大门的“烟草院士”,为何在大家都认为此乃伪科学的情况下,仍能岿然不动?身为“烟草系统有突出贡献专家”,是否有悖于两院院士用科技造福百姓的理念?这在当初是引起很大讨论的,如今,问题被抛给了承受巨大舆论压力的工程院。

中国院士制度建立至今,几乎没有被劝退的院士,也很少有院士因为科学道德被除名。这种现象,不利于科技水平推陈出新,当对院士人选出现较大争议时,也缺乏一条探讨、回应质疑的路径。院士制度本身就存在着改革的呼声,“烟草院士”受到持续关注,显然更体现出制度改革的必要。对于他的去留,难道最终走向只能靠本人的主动离去?如果能以此为契机,把大家期待已久的院士制度改革推向实处,使得学术的回归学术,促进科研资源更公平的分配,同时增进与公众的沟通、互动,才真正是中国科技的福祉。

(谢伟锋 全文刊新民网,网址 www.xinmin.cn)



八戒品茗

谢春彦

近日老猪子孙浮陈水头,老猪取水煮茶饮之,朗声曰:“这水到这时节,还真没喝出咱的味道来呢……”

癸巳春彦戏写



自由谭

两会上,政协医工组的很多委员都收到一条短信,内容是“年轻医生含泪十问部长”。一位匿名年轻医生,就新医改、医患关系等问题,向卫生部部长提出10个尖锐的问题。据媒体报道,很多医生对工作、对医改,反映出的是一种消极的情绪。随机抽样调查显示,80%的医生不愿意子女学医。

在一些发达国家,律师、会计师和医生是最吃香的三大职业,经济收入高并且受人尊重。试想一下,如果我们的社会发展进步了,从发展中国家进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,但因为医生得不到社会尊重和生活待遇方面的关心,没人想学医、没人想当医生,那最终受害的还

医生痛苦工作病人哪来幸福?

晓明

是广大人民群众。

高考时,报考医学专业的分数要高于一般高等院校,学医的学生通常是从品学兼优的学生中产生的,而且学习的年限还要多一两年。医生是个“高危”职业,外科医生开错刀,内科医生开错药,都是人命关天的事。所以,当医生一定要有高明的医术、一定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理解。但是,他们在学业上的勤奋努力和家长在精力、经济上的投入,与选择其他职业相比,回报低不说,还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和关心。尤其在医患矛盾

尖锐的当下,有些拥有本科或研究生学历的新医生分配到医院后,感受到医生的职业压力和工资待遇,都纷纷跳槽或选择其他职业。就上海来说,报考医学专业的学生明显越来越少。

另外,医生还十分辛苦。随便找一家医院看看,都是病人围着医生,大医院名医院更是排不上队。医生上班后,有的都忙得顾不上上厕所,常常连开水也不敢多喝,但和病人问诊对话是一句也不能缺少的。医生还是个“受气”的职业,现在医生对医药费实行控制,主要办法是控制每个处方的总价,享受医保待遇的病

人去一次医院只能配几十元钱的药,病人为此不满甚至吵闹谩骂,成了医患矛盾的焦点之一,医生只能当“出气筒”。

医生的烦恼,折射医疗系统的问题。正如卫生部前副部长黄洁夫所言,“医改如果没有医生的满意,就没有人民群众的满意”。所以,医改一定要立足地方实际,首先要改得让基层医生满意。医改一定不能流于形式。建议卫生系统认真研究存在的问题,让医生不再受委屈,让医生有尊严受尊重,在此基础上,才可能全面切实地提高全社会的医疗服务水平,让病人和病人家属满意。